

千年胡杨 一季金黄

□ 郭丽

当塔里木河的秋水褪去最后一丝暑气,和田大地便被一种热烈而厚重的色彩装饰。金秋时节,这里的胡杨挣脱了春夏的苍翠,以近乎燃烧的姿态,将戈壁荒漠装点成金色的海洋,成为南疆大地上秋日最动人的符号。

和田的胡杨,从不是孤立的风景,而是与大地、河流共生的生命群落。沿着和田河沿岸行走,目光所及之处,粗壮的胡杨树如钢铁浇筑,皲裂的纹路里刻满了与风沙对抗的岁月痕迹。有的树干倾斜着伸向天空,枝桠虬曲如书法中的狂草,仿佛在与亘古的长风对话;有的则簇拥成林,金色的叶片在阳光下层层叠叠,风吹过

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偶尔有河水蜿蜒其间,水面倒映着满树金黄,水动叶摇,连波纹都染上了温暖的光辉,分不清是树在水中,还是水在树上。

不同于江南秋景的温婉,和田的秋,带着西北大地独有的苍劲与豪迈。清晨,薄雾尚未散尽,金色的胡杨在朦胧中若隐若现,如同一幅晕染开的油画,静谧中透着磅礴的气势;正午,阳光直射下来,叶片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连脚下的戈壁石都被镀上一层金粉,行走其中,仿佛置身于一片璀璨的幻境;待到黄昏,夕阳将天空染成橘红,胡杨的剪影被拉得很长,树干的

深褐与叶片的金黄、天空的绯红交织在一起,每一处轮廓都充满了张力,让人忍不住驻足,感叹自然的鬼斧神工。

胡杨是“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英雄树。在和田,这不仅是一句赞誉,更是对生命韧性的真实写照。这片土地上,许多胡杨已伫立了数百上千年,它们在干旱与风沙中扎根,用发达的根系汲取着地下的水分,在极端的环境里绽放出最绚烂的秋色。即便是那些已经枯萎的胡杨,光秃秃的枝干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如同战士般守护着这片土地,成为沙漠中永不褪色的丰碑。

金秋的和田,因胡杨而变得鲜活。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金色的召唤而来,有人举起相机,定格下叶片飘落的瞬间;有人沿着林间小道漫步,感受脚下松软的落叶与掌心微凉的秋风;还有人坐在胡杨树树下,听当地人讲述胡杨与绿洲的故事。在这里,秋不再是“悲寂寥”的代名词,而是生命最热烈的绽放,是大地对坚守的馈赠。

当最后一缕夕阳落下,和田的胡杨渐渐隐入暮色,唯有那份金色的记忆,仍在心头滚烫。这片胡杨,不仅成就了和田最美的秋景,更承载着一种坚韧、向上的生命力量,让每一个见过它的人,都能在金黄的绚烂中,读懂岁月的厚重与生命的荣光。

古丽冲过来接过孩子,又转身握着海里且姆的手,“谢谢你救了阿娜尔!”

海里且姆被拉上来时,几乎站不稳。制服沾满泥土和血迹,但她的眼神却一直追随着阿娜尔,她看着被医护人员抱走的阿娜尔,坐在地上笑出了泪。

晚上给哥哥打电话时,哥哥又急又气:“四十米深的井,你不要命了?”她却笑着说:“哥,孩子没事了。”电话那头,哥哥哽咽:“你做对了。”

几天后,海里且姆教人的视频火了,网友称赞她“瘦小身躯,伟大灵魂”。村民送来沙枣花,帕提古丽每天来送馕,阿娜尔见了她就扑过来喊“姐姐”。

4月24日,洛浦县公安局礼堂里,海里且姆穿着新制服,听着局长宣布她从七级辅警破格晋升为五级,泪水又落了下来。她望着台下的哥哥,帕提古丽和阿娜尔,想起小时候哥哥说的话:“向阳花再孱弱,也会朝着太阳生长。”

回村路上,夕阳拉长了海里且姆的影子。她走到已被封死的机井旁,看着不远处在沙枣树下嬉笑的阿娜尔,感觉自己就像那向阳花,能穿透黑暗,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温度。

风沙再起,她却觉得不冷。“穿了这身警服,救人就是该做的。”未来的路,她像向阳花一样,朝着希望,照亮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色。

诗歌园地

好歌唱和田

□ 杨方中

题记:近日,北京援疆干部陈锐军“好歌唱和田”专场音乐会在和田团城盛大举行,《和田玉缘》《和田玫瑰》《和田之恋》《梦回和田》等一批精美的原创歌曲,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好歌唱和田,清音溯史长。
玉魄承千载,昆仑雪沁光。
冰心凝十二,皎皎映穹苍。

好歌唱和田,玫瑰绽异乡。
仙株遗砾漠,风骨自生香。
霞披千顷色,月笼九回肠。

好歌唱和田,倾情绘彩章。
汗润胡杨碧,踪留大漠霜。
村墟传笑语,阡陌驻车阳。

好歌唱和田,同心举孺觞。
星河连古道,花雨润边疆。
共醉团城夜,此乡即故乡。

三千年的史诗

——致洛滨胡杨林

□ 庞玉江

当张骞的驼铃碾碎西域的苍茫,
你已站成戈壁的金色界碑,
在洛浦的秋阳里守望。
根系在流沙下攥紧大地的脉搏,
把《汉书》里的风沙,
酿成琥珀色的车轮诗行。

生,是夸父逐日的倔强,
以一木之躯,对抗瀚海的荒凉。
当秋风给洛浦披上金色的战甲,
每一片叶子都在骄阳下淬火,铸成希望的图腾。
这是《周易》“天行健”的血骨,
在塔克拉玛干边缘,与洛浦人共筑绿色的长城。

死,是将士归葬的悲壮,
青铜般的枝干屹立如林,与洛浦相望。
龟裂的树皮刻满岁月的痕迹,
依然保持着进攻的姿势,不曾屈降。
恰似洛浦人战风斗沙的剪影,
用倔强的骨骼,在沙漠前沿竖起不屈的信仰。

倒,是英雄卸甲的荣光,
朽而不化的躯干化作大地的印章。
当夕阳为胡杨林披上紫金色的袈裟,
卧木的筋骨仍在书写生命的诗章。
这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执着,
让每一段残躯都变成种子,
在洛浦大地蔓延生根,焕发新光。

三千年光阴流转,
唯有你,以生、死、倒的雕塑,
在洛浦的秋天里演绎不朽的华章。
用三千年的金色宣言,
把生命的哲理,刻进洛滨的晨昏,
让顽强精神,在昆仑北麓永续传扬。

生命的暖流淌过月下的河

□ 薛梦倩

淡蓝色的天空敞开怀抱
一把将四散的白云揽入怀中
白杨树像是垂暮老人
在十月的夜晚踽踽
我爱昏黄的路灯
迷离的光线从眼前闪过
你追不上身后越过的草方格
就像三十岁的自己
无法触摸
二十五岁时盛开在夏日的粉色月季
塔克拉玛干的沙无言
却任凭倔强的胡杨开遍沙丘
你说 树端的叶有福气
送给它四季的第一缕晨光
无花果的花默默开在心里
陪伴盛开的和田玫瑰
几度走过柔软的青草地
轻轻躺下
耳边小虫窸窣
生命的暖流淌过月下的河
多年前被撕碎的伞
化作雨滴
敲响崭新的玻璃

昆仑春

第一八〇七期

深井里的向阳花

□ 唐海东

都被村民拉住。十分钟后,救援队伍赶到。消防队员阿卜杜凯尤木用强光手电筒照向井底,眉头紧锁:“井口仅四十厘米宽,孩子小腿已陷进淤泥!”他试图下井,却被井壁卡住:“我身体太宽,会蹭松泥土砸到孩子。”

风沙打脸,帕提古丽瘫坐在地。海里且姆望着井口,想起辅警哥哥的话:“穿警服,就要把百姓事当成自己事。”哥哥去年因调解纠纷被毛驴车撞伤,她报考辅警就是想追随哥哥的脚步。可此刻,四十米深的黑暗让她心跳如擂鼓。

“让我试试。”海里且姆往前一步,声音不大却让人群安静。一米五五的身高、四十公斤的体重,宽大的制服套在她身上格外显眼。“海里且姆,井里危险,井壁随时会塌!”阿卜杜凯尤木阻拦。“我瘦,能进去。”海里且姆捡起安全绳,蹲下身握住帕提古丽冰凉的手,“大妈,我一定把阿娜尔带上来。”

消防队员迅速给她系好安全绳,反复

叮嘱:“不舒服就拉三下绳子。”海里且姆把手机塞进制服,打开手机手电筒:“你们放心,我会把孩子安全救上来。”

海里且姆的身子慢慢地往井下探,松软的泥土糊满脸和脖子,土腥味呛得她直咳嗽。“阿娜尔,姐姐来了。”她轻声安抚,慢慢下移。每降一点,井壁挤压感就重一分,碎石划破胳膊渗出血,她却只想着井底的孩子。“姐姐马上就到。”井内空气稀薄,她的声音发颤。

终于,她看到了阿娜尔。两岁的孩子小腿陷在淤泥里,见了光,哭声停了。“阿娜尔真勇敢,姐姐救你出去。”海里且姆小心靠近,避开井壁。孩子突然抱住她的手腕:“姐姐,我怕……”海里且姆用外套裹住孩子,轻声安慰。孩子浑身发烫,还在发抖。

“拉绳子!”她朝上面喊。上升时,泥土不断掉落,她用后背护住孩子,任凭泥土砸得生疼。“上面有光,快到了。”怀里的孩子渐渐安静,把头靠在她肩上。

当头顶露出井口,欢呼声响起。帕提



2025年4月,和田风沙未散,洛浦县兰干艾日克村的沙枣芽裹着薄灰。辅警海里且姆·买买提骑电动车往派出所赶,车筐里装着给阿依古丽大妈买的降压药。这是她昨天入户时记挂的事。

“海里且姆,阿娜尔掉井里了!”村口,帕提古丽大妈跌撞跑来,指甲几乎掐进她的胳膊。海里且姆心头一沉,跟着往村西头跑,远远见废弃机井旁围满了人,破木板翻在一边,井口黑漆漆的。她边跑边拨通紧急电话:“兰干艾日克村西头机井,幼童坠井,速来救援!”

到了井口,井底传来微弱哭声。四十米深的黑暗里,只能隐约见个小小身影,帕提古丽趴在井边哭喊,几次要往下扑,



醉美胡杨

买买提艾力·艾尼瓦尔摄

感受秋天最美的模样

□ 孙宏宏

这个秋天,就来策勒县固拉合玛镇胡杨林,感受这片土地秋天最真实的模样。

当秋风叩响塔克拉玛干的门扉,策勒县固拉合玛镇的胡杨林便醒了——不是悄无声息的苏醒,而是以千万片鎏金叶片作鼓点,以挺拔的枝干为琴弦,将三千年的光阴谱写成一首大地的诗。

走进这片被阳光宠幸的林子,脚下是沙与叶交织的金色绒毯,每一步都踏碎一地斑驳的光。抬头望去,胡杨的叶片就像被秋点亮的耀眼的黄,从浅黄到橙红渐次晕染,在湛蓝天空下铺展成流动的油画。老树虬枝向天空伸展,新枝低垂向沙漠致意,它们或三五相依成林,或独自傲立成碑,把“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传说,化作眼前可触可感的生命图景。

最动人的是风掠过时的声响:沙

沙,簌簌……像古老歌谣里的音符,又似胡杨与沙漠的私语。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叶隙,在沙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也落在每一张仰望的脸庞上——那是岁月沉淀的温柔,是荒芜里长出的璀璨,是生命与自然最直白的对话。

漫步林间,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头顶是晃动的金色穹顶。偶有飞鸟掠过林梢,惊起几片旋转的叶,像被风托起的蝴蝶。望远处,连绵的沙丘在阳光下泛着温柔的曲线,与这片金色的海洋构成最动人的画卷——原来秋天最极致的美,从来不是凋零,而是生命在极致环境里绽放的炽热与从容。

若你问秋天的模样该有多美?来固拉合玛镇的胡杨林吧。在这里,金叶是大地写的信笺,胡杨是时光立的丰碑,而每一阵掠过林梢的风,都在替沉默的沙漠,唱一首关于坚守与绽放的歌。

五一广场不只是一片热闹喜庆的天地,更是承载着无数难忘记忆与绵长故事的港湾。色彩鲜艳的花坛里,蝴蝶翩翩追逐;广场周边,挺拔的梧桐树舒展枝叶,为这份景致添了几分生机与雅致。每逢假日,这里的热闹更甚——附近餐厅飘来的烤肉香勾着人的食欲,广场中央的活动舞台上,精彩的文艺节目让人驻足流连,舍不得离去。于田天津工业园区的工人和家属,总爱来这儿消磨闲暇时光。

一广场 一贴暖

□ 阿米娜·阿布力孜

休息日,孩子们在广场上嬉笑玩耍,大人们三五成群地热聊聊天。年轻的姑娘一边欣赏眼前的美景,一边悄悄对着电话那头诉说心事;头发花白的老人望着娇艳的花儿,眼神里满是温柔;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此卸下疲惫。

临近国庆的日子,玛依木尼汗的心里满是按捺不住的激动与喜悦。此刻,她抱着可爱的女儿,目光落在广场路边灯柱上悬挂的鲜红国旗上,轻声呢喃:“伟大的祖国母亲,祝您节日快乐!若没有您,哪有我如今的幸福啊!”

玛依木尼汗曾是县里偏远农村的普通姑娘,过去没有稳定的工作,更没有安稳的家。她总盼着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做想吃的饭、穿喜欢的衣裳,对着镜子好好打扮自己——这个简单的梦想,终于在去年国庆节实现了。

去年,在党的惠民政策帮扶下,玛依木尼汗进入天津工业园工作,住进了一套65平方米、设施齐全的楼房。那天晚上,她兴奋得整夜没睡着。从小就喜欢缝纫的她,干活认真又

麻利,很快就被提拔为组长。也是在这里,她遇见了麦提图尔迪,这个和她同龄的男人,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婚礼,就办在去年的国庆节。如今,一年过去,她已经成了一个胖乎乎小女孩的母亲。

“我的幸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玛依木尼汗低着头,在女儿耳边轻轻说着。等女儿长大了,她要把这个从广场开始的幸福故事,一遍遍地讲给她听,讲给更多人听。